“我们的大春节”征文选登

那年 那节 那灯

雷强



元宵节是春节后第一个重要节日，按照传统，人们除了吃元宵，孩子们还要挑灯笼。感叹之余，童年时元宵节挑灯笼的情景不禁又浮现在眼前。

我们当地有“十四试灯笼，十五赛灯笼，十六碰灯笼”的习俗，农历正月十四开始挑灯笼。那时的夜晚路灯稀疏，比较黑暗，大街小巷的孩子们挑出各式各样的灯笼，很快就会吸引男女老少前来围观。元宵节当天，孩子们都挑着灯笼出来了，大家互相炫耀各自的灯笼，比谁的灯笼最漂亮。大人们在评价之余，好事者总不忘逗孩子们玩：“哎，快看，他灯笼底下咋爬着一条大蚰蜒啊？”于是，大人小孩子纷纷低头瞧。那个挑灯笼的孩子更是紧张，想翻过来看看是不是真有虫子。哪知，灯笼一倾斜，瞬间着了火，尤其是盘子灯，更易着火。其实哪有什么蚰蜒啊，只不过是灯笼底座的影子罢了。看到自己的灯笼着火了，刚才还乐呵呵的孩子“哇哇”大哭起来。旁边的人还打趣说：“别哭了，真有蚰蜒，你灯笼一着火，把蚰蜒吓跑了。”孩子一听真有蚰蜒，更害怕了，哭声更大了。好事者一看要引来孩子妈了，担心被骂，纷纷脚底抹油，溜之大吉。

到了正月十六，大人们要上工，孩子们也要上学了，灯笼一般也不保存，就轮到“碰灯笼”了。这天晚上，孩子们照例挑灯笼夜游，相互比赛谁的灯笼结实、经碰。一言不合，灯笼相撞。一个个陆续着火，那火光映红了孩子们开心的笑脸，映红了新一年红红火火的希望和梦想。

三十多年前，元宵节的灯笼还都是纯手工制作，并且都是点蜡烛照明的。像纸质的盘子灯就是一种很流行的传统灯笼。盘子灯一般按生肖年份做成各种动物造型，或者在灯笼周身画上花、草、鸟、鱼等。这种灯笼富有弹性、动感强、可折叠，缺点是易燃、不经碰撞。还有一种灯笼当地俗称毛虎蛋，用高粱秆皮劈出的篾条交叉扎成笼子，上下留口，周身糊纸，纸上画图案或各种造型。这种灯笼因为有骨架，所以结实、经碰、耐用。

元宵节的灯笼中，最尊贵的是宫灯。这种宫灯，数我家隔壁邻居做得最好。邻居姓李，五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较为清瘦，不善言谈，承袭祖上做宫灯的手艺，最擅绘画。一般秋收时节，李家就着手收购高粱秆，所收高粱秆粗细均匀，比竹筷子稍粗，但直径又不超过一公分。另外，选购上好的白纸和各色彩纸。等小麦播种之后，就开始做宫灯了。李师傅先用高粱秆做成高一尺有余，底边约半尺的长方体框架，上下边框距离两端各留出约三公分以为天、地。在长方体框架四周和中间各固定一根高粱秆，上下两面再拼扎出正方形框架，接头处用竹签相连，这样形成的两个错落套连的长方体框架，就是宫灯的骨架。取白纸糊在里面的长方体框架周围，宫灯基本成形。

小方桌上摆满了各色颜料和大小不一的毛笔。李师傅左手拿过一只灯笼，右手提笔蘸点颜料，略一沉吟，在宫灯四周白纸上寥寥几笔画出绿绿的兰草，或初绽的梅花，或红红的鲤鱼，或展翅的喜鹊，或斜飞的春燕，或鳞爪飞扬的龙。总体来说画面淡雅、简练、生动、大气。李师傅那娴熟的动作，常常让坐在李家门槛上的我看得丢了魂魄。

有时，李师傅还用彩纸做成一条条流苏状纸穗，插在灯笼四周边框上，这样挑起灯笼，五彩纸穗上下跳动，活像京剧武生帽冠上的花翎。

李家宫灯算是比较上档次的灯笼了，周围人家那时都比较贫困，买宫灯的不多，李家宫灯多是外销。印象中，我挑的最多的是毛虎蛋，盘子灯也挑得少，更别提李家宫灯了。有时我连毛虎蛋也没得玩，就跟着哥哥做白菜根灯。到灶火寻一棵白菜根（用萝卜也可以），把中间挖空，形成碗状，在白菜根旁边插上一根木棍或竹条，找一些破布蘸上煤油塞在白菜根中点燃，就成了一种简易灯笼了。现在看来，应该叫火把更确切些吧。

就这样，随着墙上日历一页一页被撕去，大把的岁月跑到了身后，贫穷早已成为历史，但记忆却永不磨灭。后来回故乡，听说李师傅已经故去，因难以维持生计，李家后人也不做宫灯了，祖传几代的手艺就此失传。听闻至此，我心里总觉空落落的，想找一下这种宫灯的下落，上网搜了好久都找不到，只有一些简单的方形宫灯。

数十个春秋过去了，李家后人不知道当年的邻居——我，时常在梦里重回李家，抚摸着宫灯上的纸穗，回味小桌边李师傅绘画的风采。也许除了李家后人，只有我还记得李师傅和李家宫灯了。②8

家乡的“枣花”

王雪涛

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在家乡豫东一带，春节送“枣花”的习俗一代代流传了下来。“枣花”是一种面制食品，因上面安放红枣组成花朵图案而得名，放在一只特大的馒头上又称“枣花馍”，是出嫁的女儿回娘家拜年时的必备礼品。因此，家乡又有把女儿称作“大馍”的说法。

“二十三，糖瓜粘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糊窗户；二十六，炖肉肉；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蒸枣花……”每年腊月底，伴着儿童的歌谣，过年的气息越来越浓，村庄里飘荡着蒸馒头的芳香。腊月二十八前后，人们开始蒸制“枣花”。先从贮藏了一冬的大红枣里挑出光洁饱满的，用水洗净泡开，和好面，擀一个圆圆的大面饼做底座。再揉搓一些圆柱形长面条，有拇指粗细，用手挽成花瓣形状，在上面用模具压出一些条状印痕做花纹，最后在正中央嵌上一颗大红枣，宛如一朵盛开的花。这样，一个“枣花”面坯就做好了。把这样一些面坯放在事先做好的圆面饼上，组合成各种各样的图案，平放的称“枣园”，立放的称“枣山”。再用印有条纹的菱形面叶点缀其间，有的用颜料涂上红色或绿色，放到蒸笼里蒸熟，一件精美的“枣花”面食工艺品就制成了。

那时，由于人们生活困难，出嫁的女儿春节回娘家带的“枣花”越多，就被认为是越孝敬父母，同时也是富裕的象征。因此，农村有比“枣花”大小的习惯。谁家女儿回来了，左邻右舍都争着去看“枣花”。“枣花”大的，娘家人脸上也有光彩，“枣花”小了，女儿自觉在娘家抬不起头。久而久之，比“枣花”大小成了拜年的一项重要内容，也是谁家女儿穷富的标志。在那个年代，能把“枣花”做大的只有少数家境殷实的人家，大多数还只是孝心的形式和象征。

随着时代的变迁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，人们的生活也一天天好起来，“枣花”自身也在演变。女儿春节回娘家不再亲手蒸“枣花”，取而代之的是烘制的蛋糕“枣花”，大红枣也变成了蜜枣，比面制“枣花”更甜更好吃，包装也更华丽、精美。人们也都不在乎“枣花”的大小了，反而越小越高档。

如今，作为礼品的面制“枣花”已很少见了，但拜年送“枣花”的风俗却流传了下来。走进孩子们记忆里的面制“枣花”已成为历史，其制作工艺作为一种民间工艺渐渐被人们淡忘。“枣花”是家乡人们生活水平变迁的见证，但无论时代怎样变，那种蕴藏其间的淳朴真挚的亲情和乡情却不会变，反而会像年代久远的醇酒一样历久弥香。今天，虽然品尝着香甜可口的蛋糕“枣花”，我却时常怀念家乡那手工制作的面食“枣花”。②8

回家，过年

苏磊

2009年春节，回家前一天的傍晚，我拉着行李箱赶到北京西站时，已是灯火阑珊。凛冽的寒风挡不住人们匆匆回家的脚步，火车站里里外外人头攒动，人声沸腾。

取票后立即进站，看着在曲曲折折的护栏里匆忙穿行的旅客，我忽然停下了脚步，注视着这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北京西站。高楼下寒风刺骨，昏黄的灯光照射着雨雪过后湿漉漉的地面，数不清的乘客如流水般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。高台上的武警笔直地矗立着，眼睛扫视行人，十分警惕。我闭上眼睛，行李箱轮子转动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，这声音震荡耳膜，震动身心，如千军万马在奔腾，像九天瀑布在飞泻。人们专心赶路，连脚步声都淹没在这隆隆的声音中。看着看着，我的眼泪忽然夺眶而出。是被感动还是被震撼？我说不清楚，总之有一种浓浓的感情萦绕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上了火车，就找一个地方站着了，虽然很想坐下，可是没办法，尽管我五六点起床也只抢到一张站票，谁让我们河南是人口大省呢。那是我第一次买站票，所以至今记忆犹新。当时，整个车厢内挤满了乘客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半夜三更，困意袭来，旅客有趴在行李箱上头来回翻动的，有坐在小马扎上抱着脑袋的，有坐在地板上不住打瞌睡点头的，偶尔还会传来孩子的哭声。总之，有男有女有老有幼。我站在过道内，倚着座背，脑袋不停地摇摆浮沉，可是没法睡着。双脚站麻了，一只脚刚抬起来想舒展一下，可是空间转眼就被别人占去了，没了落脚处。看着那些舒舒服服坐着的人，我感觉很痛苦，可是一想到那些没买到票回不了家的人，又觉得很幸福。

我感到双脚发麻而且微疼，感到双腿支撑身体非常艰难，哪怕躺在地板上，也是莫大的享受啊。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站在我旁边，他扶着齐腰高的鱼鳞袋困倦得摇摆不定。我们相互抬眼打量了一下对方，我还有一个椅背可以倚靠，而老人却只能苦苦站着，他一定比我更难受。想到此，我主动和他调换了“站位”，他感谢的同时却没有推让。当我像他那样站着的时候，才发现站立竟是如此困难，骨头缝里像爬满了虫子一样，全身都难受。我就这样站到了天明。

转眼过了十年，如今又到春运。我又想起了当年北京西站那隆隆轮子的滚动声，知道现在肯定有人重复着我当年的事情，抢座、排队进站、站着熬夜。

虽然现在我在老家过年，但仍要抢票，因为要抱着儿子、陪着爱人，甚至还要顶着风雪到广西看望岳父岳母。有了家庭之后，更加明白当年在北京西站闻声流泪的原因，明白那么多人不辞辛苦奔波回家的心情。

那一道道铁轨上流淌着浓浓的亲情，那拥挤的车厢里满载着浓浓的亲情，那呼啸的寒风中弥漫着浓浓的亲情，那铿锵的脚步下延伸着浓浓的亲情，那移动的行李箱中装满了浓浓的亲情。②8

世界再大，大不过一顿年夜饭

符小军

看到一个微信公众号在向读者提问——年夜饭，你家必备的菜肴有哪些？哪道菜又是你的最爱？

一旦说起年夜饭，心里就泛起温柔的涟漪。当然最爱的是家乡的年夜饭，虽然也有在他乡过年的体验，但是哪里的年夜饭都比不上故乡的味道。它和菜品无关，和心有关。

如果是在家乡过年，年夜饭一定要有这道菜——家乡土鸡。家里养的土鸡，熬制出浓香的味道，老远就能闻到。这鸡肉是用瓦罐炖制出来的。黑黑的瓦罐，看起来灰不溜秋其貌不扬，但是特别实用，它能把鸡肉的原汁原味完美地保存在罐子里，闻上一下都能多吃好几口饭。罐子下面用炭火慢炖。我们把瓦罐放在家门口，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炖着鸡肉。太阳照在身上，暖暖的，非常舒适。和路过的同村的人打着招呼，互相道贺新年快乐，活泼的孩子在旁边放着小炮仗玩耍嬉戏。此时，空气里弥漫的味道，正是过年的味道。

当然，年夜饭还有妈妈做的水煮鱼，爸爸做的糖醋猪手，哥哥做的小龙虾……哪一道都爱。随着时光的变迁，很多菜的做法和配方随之更新，但不变的是血浓于水的亲情。

除了桌上的菜肴，提到年夜饭，怎么能少了饮料这个主角。又到了年终岁末，流水的饮料，铁打不变的是老妈牌糯米酿的酒，也称米酒。平时我从来不喝，只有在吃年夜饭时才会喝上几口。米酒的味道，就是妈妈的味道、老家的味道。这味道，不止留在唇尖，怕是也一辈子藏在心底了吧。

这些都是年夜饭的味道。

对我而言，年夜饭不只是饭桌上的鸡鸭鱼肉等美味佳肴。它还让我想起故乡门前那棵住着八哥的大枣树，我们兴奋地在树底下准备年夜饭前的鞭炮；它让我想起村庄那个见证全村几代人成长的大礼堂，在年夜饭后，我们在里面开心地观看各种文艺汇演；它还让我想起，小时候奶奶穿着大红棉袄，在年夜饭后的枣树底下，给我们派发红包时一声声殷切的期盼和祝福……

对于在外的游子来说，年夜饭是故乡亲人的期盼，是故乡山山水水的味道。哪怕世界再大，也大不过一顿年夜饭，哪怕回家的路途再远，也要想尽办法赶回家，赶上这顿期待已久的年夜饭。它是爱，它是暖，它是我们梦里百转千回、最柔软的甜蜜回忆。②8



盼 归

朱仲祥

“王老师买那么多菜啊，有贵客来？”小区保安问。

左手拉着拖篮右手拧着布兜的退休教师王丽芬，笑呵呵地应道：“这不新婚的儿子媳妇要回来过年了吗，想给小两口做点好吃的。”

“难怪您那么高兴哟。有几年没见面了吧？”保安问。

“都五六年没回来了。”王老师干脆就停下来，歇歇气也和邻居们聊聊天。

王老师晕车是众所周知的。因为这毛病，几十年来足不出户地待在小县城，哪里都去不了，更别说出国去看望儿子了。儿子也不容易，出国留学，打工挣钱，结婚成家，这几年又拼死拼活混到跨国企业的什么CEO。儿子一去快十年了，也就留学那几年回来过两次。这一年又一年的，王老师念儿心碎，望眼欲穿。

聚在门卫处的邻居越来越多，大家很快就知道王老师挣欧元的博士儿子，就要带着新婚媳妇回来过年了，都纷纷表示祝贺。王老师一脸菊花怒放。

儿子的班机到机场是腊月二十六下午三点，加上一个多小时的高速路，回家正好赶上吃晚饭。王老师很重视这次和儿子的团聚，特别是儿媳第一次来家里，一定要留一个好印象。卫生是前两天就破例请人打扫了的，又特别把儿子的卧室布置一新，算作新房；专门购置了几盆花卉植物，将居室点缀得雅致温馨。对了，王老师还按当地习俗，给第一次上门的儿媳准备了一个大红包。

现在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这“东风”就是一桌团圆饭。王老师捶着酸痛的腰想着，一定要发挥自己的最高水平，做好这顿意义非凡的团圆饭，一定要给儿子媳妇一个归家的感觉。

老伴不到五十就心肌梗塞倒在了办公室，自己又被晕车困在小城，现代交通工具她是一样都不能沾，坐上几站公交车都能要了命。这些年，除了儿子打回来越洋电话简短问候几句，偶尔有学生登门坐坐外，一个人的家也是蛮冷清的。

父亲是县城名厨，王老师从小耳濡目染偷得不少厨艺，她做的东坡肘子、宫保鸡丁、糖醋鲤鱼、红烧狮子头、山药鸽子汤等美食，早就在亲朋好友中声名远扬。还有，过年嘛，香肠腊肉是必不可少的。在家乡，没有香肠腊肉就不叫过年。

今天的菜谱，自接到儿子回家的消息起就谋划好了，就是要做一桌传统家乡菜，提前吃个有滋有味的团圆饭，让儿子媳妇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从早上八点买菜回来后，王老师就一直围着锅台转。这一转两转的，就看到太阳偏西了。不过，那张久不启用的大圆桌上，已经摆上了几道凉菜，其余的几道菜，有的做成了半成品只待加工，有的炖在砂锅里蒸在甄子上。现在才真正是万事俱备，就等小两口回家了。她还找出了老伴留下的养生酒，准备和小两口喝两杯，如果儿媳不喝酒也不勉强，儿子是能端两杯的。这个叫丽娜的儿媳妇，据说是出生在国外的华侨后代，王老师只在照片和视频电话上见过几次，印象不好也不坏。不过，只要儿子喜欢，王老师就喜欢。

手机终于响了起来，王老师从灶台边直起腰，欢天喜地接起来。那头儿子却告诉说：“妈，我们今晚回不去了。刚下飞机就被市里派车接上，晚上吴副市长设宴接风，不好拒绝啊。”

“哦，好。那你们去吧！”王老师的情绪一落千丈。市领导也不体谅一下母子团聚的心情，竟然半道劫走了小两口。不过没办法，只有等待，小两口平安回来了就好。

第二天，王老师又眼巴巴盼着小两口回家。手机又响起来，儿子说：“对不起，妈，中午市里的企业家联谊会请我作个专题讲座，晚上一帮子大学同学聚会，我们俩今天就不回去了。”

“好，好。”王老师感到有些沮丧失落，浑身突然像散了架。但最能体谅儿子的只有母亲，儿子混出个人物来了，受到大家器重追捧，应该感到骄傲才对。好在这天寒地冻的腊月，做好的一桌团圆饭，搁上几天都不会变质。

第三天，也就是腊月二十八傍晚，博士儿子带着新婚媳妇，终于出现在家门口。

看见儿子小强更加成熟稳健风度翩翩，儿媳丽娜也不失中国女性风范，王老师喜上眉梢。一番叙旧问候之后，王老师拿出鼓胀的大红包送给丽娜，又带小两口看了布置的新房，然后一家人终于坐在了摆满了乡土菜的餐桌旁。

丽娜果然不喝酒，王老师就给老伴的杯子里斟上，然后把儿子杯里斟满，母子俩象征性地和老头子碰了杯，然后干了。儿子带着新媳妇回来了，王老师今儿个真高兴，开始给小两口碗里夹菜，说：“儿子，闺女，这些都是我父亲传下来的家乡菜，都是小强在家时嘴馋的东西。你们回来一趟不容易，今晚就多吃一点。”

“好，好啊，谢谢妈妈！”乖巧的儿媳应道。不过隔了一会儿，就听她用英语在跟丈夫说着什么，随之一丝僵硬的表情从小强的脸上飞快掠过。

有什么话要背着自己说的？王老师心里有些不快。

儿子迅速调整了表情，笑容可掬地回敬着母亲。其间，儿子媳妇说了一些关爱母亲的孝顺话，王老师的内心熨帖起来。

团圆饭结束了。儿媳妇争着洗碗，叫婆婆妈到客厅里看电视休息，儿子迟疑地望了一眼母亲，却又回到媳妇身边打下手。王老师见儿子媳妇如此恩爱，很欣慰。

一阵稀里哗啦过后，儿子媳妇坐在沙发上，一家人又说了些彼此关切的话。

电视已播晚间新闻了，王老师催促小两口洗漱休息，却见儿子迟疑地说：“妈，是这样的。我们已经在望江宾馆订了房间，不去住也是浪费。还有，我答应春节带丽娜到附近的景区游览一下，后面几天就不用您操心了。”

王老师愣了片刻，立即应道：“好，好。你们是该多领略一下家乡的美丽风光，多了解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化。”她说这话是由衷的。中国人的儿子，中国的儿媳妇，这是必须的。本来她是想安排小两口去给他们父亲上坟的，看来是没有时间了。

小两口去了县城那家五星级宾馆，王老师又是一个人。她轻轻叹了口气。

这时她又惦念起一桌的团圆饭，忙起身去看看他俩收拾得怎样。走进厨房，却见那些东坡肘子、糖醋鲤鱼、红烧狮子头等，全都拥挤混杂在了垃圾桶里。可怜一桌饭，就这样变成了垃圾，她感到困惑和气恼，立即打电话给小强。儿子小声解释说：“妈，那些菜品太油腻了，吃了不好。再、再说，一桌菜都是隔夜的……”

王丽芬老师突然明白，儿媳妇刚才跟丈夫叽里咕噜，一定就是这意思了。她独坐在清冷下来的房间里，心里忽然一阵难受，说不出的难受。②8